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20

2007年4月6日

\*\*\*\*\*

## 不糾纏於“原罪”，不放過真正的罪惡！

上海國有企業一位普通退休女工 王鍊利

### 把“原始積累”看作“原罪”的，不是馬克思

圍繞“原罪”的討論進行得沸沸揚揚！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及的“原罪”是對原始積累的譴責，這是天大的誤會！因為，正是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告訴我們，把“原始積累”看作原罪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政客，而不是馬克思！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政客的口中筆下，“原罪”猶如神話般綺麗、田園詩般溫馨。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4章（〈所謂原始積累〉）第一節（〈原始積密的秘密〉）第一段中，對資本主義積累作了幾句話的概括，認為資本主義積累是這樣一個運動過程：大量資本和勞動力 →

資本主義生產 → 剩餘價值 → 資本積累（大量資本和勞動力）。這個過程“像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sup>1</sup>

我們先要把馬克思的這段話讀懂！

馬克思為什麼要“假定”有原始積累？因為“單個商品生產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因此，在從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的過渡中，我們必須假定已經有這種積累。這種積累可以叫作原始積累”。<sup>2</sup>

這種原始積累是不是一定也從剝削中得來？那倒不一定。馬克思在第21章即〈簡單再生產〉章中，認為原始積累也可以是“與別人的無酬勞動無關”，只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決定了“即使資本在進入生產過程的時候是資本使用者本人掙得的財產，它遲早也要成為不付等價物而被佔有的價值，成為別人無酬勞動的貨幣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sup>3</sup> 這個結論就與強調資本家是節儉勤勞起家的包括亞當·斯密在內的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全然不同了！

斯密毫不猶豫地認為：“資本增加，由於節儉；資本減少，由於奢侈與妄為。一個人節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不是勤勞。”“若只有勤勞，無節儉，有所得而無所貯，資本決不能加大。”<sup>4</sup> 事實上，馬克

---

<sup>1</sup>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1頁。

<sup>2</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23章第二節，第684~685頁。

<sup>3</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625頁。

<sup>4</sup>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

思以前的經濟學家都一致認為資本主義史前的原始積累係節儉勤勞所致，而與“剝削”不沾邊，所以馬克思才這樣諷刺：“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這種“田園詩式的東西”只能產生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sup>5</sup>

對於這些沉醉在田園詩中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馬克思這樣調侃：“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sup>6</sup>

注意，這是 24 章第一節第二段中的第一句話，人們普遍把這句話誤讀成了是馬克思本人的觀點，認為馬克思是在此正面譴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點的“原罪”。其實，這句話中的“原始積累”，就是指“田園詩式的原始積累”，這句話中的“政治經濟學”，就是指“溫和的政治經濟學”！在這 580 個漢字組成的第二大段中，其中大部分語言或是馬克思在調侃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及其政客，或是馬克思在轉述他們的話！馬克思調侃的和轉述的，也正是他要著力批判的！

因此，這一句話的正確解讀應該是：“田園詩式的原始積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當然，要用調侃的語氣讀。

這樣解讀的合理性在哪裡？

首先，馬克思是把“田園詩式的原始積累”當成“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sup>7</sup>這一類的天方夜譚，因此他才會這樣評論：“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像在談過去的

---

第 311 頁。

<sup>5</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2 頁。

<sup>6</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1 頁。

<sup>7</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1 頁。

奇聞逸事。”<sup>8</sup>

接下來，馬克思將“田園詩式的原始積累之原罪”用譏諷的語氣道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中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sup>9</sup>

“神學中關於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註定必須汗流滿面才能糊口”<sup>10</sup> — 這是“偷吃蘋果”這一“原罪”對亞當的懲罰，這就是原罪在神學中的作用。

“而經濟學中關於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麼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sup>11</sup> — 換言之，另些人則必須這樣做，— 這是“懶惰”、“不正義”、“不勞動”這些“原罪”對另些人的懲罰。這就是原罪在經濟學中的作用。

## 把乏味的故事讀得“有味”，是我們在誤讀馬克思

“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後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的身體以外仍然沒有可以出賣的東西，而後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sup>12</sup> 絕大多數人把這段話也讀成是馬克思對原罪的批判，這實在是讀“擰”了馬克思！馬克思在

---

<sup>8</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1 頁。

<sup>9</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1 頁。

<sup>10</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1 頁。

<sup>11</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1 頁。

<sup>12</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1~782 頁。

此“說”的，是馬克思在轉述“田園詩話”。當然，如果“田園詩話”赤裸裸地表達出來，那就是富人該富，窮人該窮，無論窮富，都由田園詩式的“原罪”所決定。

馬克思把這種田園詩話稱作為“乏味的兒童故事”。<sup>13</sup> 而“反復叨念這種乏味的兒童故事”、並把這種反復叨念當成“神聖的義務”<sup>14</sup> 的，其典型人物就是梯也爾，<sup>15</sup> 那個 1836 和 1840 年的法國總理、1871 和 1873 年的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馬克思稱他為“資產階級的階級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表”，“他的社會活動編年史就是一部法國災難史。”<sup>16</sup>

梯也爾反復叨念這種“兒童故事”並把此當成神聖義務，他懷有什麼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加入田園詩的大合唱。因為梯也爾“要為所有權辯護”，<sup>17</sup> 因為“在他任內，國庫空虛了，而他個人的財產倒增加了。”<sup>18</sup>

### 這不是原罪，這就是罪惡

總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及的原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政客粉飾了血腥掩蓋了骯髒後的既溫情又充滿魅力的“原罪”。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政客也稱其為“原始積累”。

然而馬克思給予了無情揭露：“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

---

<sup>13</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2 頁。

<sup>14</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2 頁。

<sup>15</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2 頁。

<sup>16</sup>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sup>17</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2 頁。

<sup>18</sup> 〈蒲魯東反對梯也爾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

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sup>19</sup>

不是田園詩式的，那是什麼呢？馬克思告訴我們，是“暴力”，是“征服、奴役、劫掠、殺戮”。<sup>20</sup> 這是馬克思在給原始積累的“方法”定性。

而這種“暴力”，“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sup>21</sup> 至於這種暴力手段是如何實施的，在第 24 章中馬克思通過考察“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方法”都向我們揭示了；馬克思指出，這種暴力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慾的驅使下完成的。”<sup>22</sup>

“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指氏族，引者註）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各種田園詩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奪得了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併，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sup>23</sup> 在此，馬克思終於還了“田園詩”的真面目。

“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sup>24</sup>

---

<sup>19</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2 頁。

<sup>20</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2 頁。

<sup>21</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819 頁。

<sup>22</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830 頁。

<sup>23</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801 頁。

<sup>24</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 783 頁。

“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究竟是指什麼呢？既然它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僱傭工人，因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變換，那麼它就只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所有制的解體。”<sup>25</sup>

“溫和的政治經濟學”面紗被揭開了，原始積累原來就是一派罪惡！“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sup>26</sup> 馬克思原來並沒有誇大其詞！在一百多年以後，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的資本！（曾經看到有一篇文章說馬克思的這句話是引用別人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馬克思的整句話是這樣的：“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那麼，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這不是原罪 — 因為馬克思沒有這樣說過。

但這是罪惡 — 不僅是因為馬克思告訴了我們，更因為我們親眼看到了。

是罪惡，就應該揭露。即使這種罪惡是推動歷史前進變革的衍生物 — 如資本主義的“前史”。

19世紀的馬克思無情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到了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仍然在大步前進 — 她大大緩和了國內的矛盾，她具備了轉嫁國內矛盾的實力，並且，國外還的確有她轉嫁矛盾的空間。

我們要繼承馬克思。要揭露在當今中國正發生著的“對人民剝奪”這樣一種罪惡。

---

<sup>25</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829頁。

<sup>26</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829頁。

這種罪惡，非但不附帶任何進步意義，還是對文明進步的反動。

在這種揭露中，社會才能進步。在這種揭露中，才能抑制強勢群體的持強凌辱、為所欲為，才能避免弱勢群體的哀告無門、鋌而走險。在這種揭露中，中國龐大的弱勢群體才不會繼續弱下去——原先龐大的“主人公群體”降為如今龐大的“弱勢群體”，而這竟然發生在 21 世紀的中國，這事實本身，就是對有 50 多年歷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莫大羞辱！

### 決不放過“私營業主泛罪化”煙幕後的真正罪惡！

必須指出，在近 20 年來的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造成這種“罪惡”後果的，是改革中的失誤。指出改革中的失誤不是要否定改革本身，改革本身是摸著石頭過河，那就意味著有錯誤是正常的，“諱疾”才是不正常的。

當然，糾正改革中的失誤難免不涉及到具體的人，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具體的人，但是，這種涉及決不是對 20 多年來所有私營業主的清算，決不是把 20 多年來大大小小私營業主普遍存在的偷稅漏稅和行賄都當成罪惡加以清算，在今天若要清算這種“罪惡”，那是荒謬的，也是根本不可行、不能行的。我們要清算的，是把國家的資產、人民的血汗在一夜間佔為已有的這樣一種罪惡！

我們務必要搞清楚，國有資產是怎麼來的？這是國家用了幾十年的時間，通過對農產品的低價徵購、通過對工人工資的低水平付給、通過對民族工商業者的私人生產資料的贖買，再動用國家力量把這些各地人民創造的各種財富集中起來（我們千萬不要



忽略了這種“集中”的代價！），然後才有“國有資產”這份實實在在的財產！

因此，如果在當今的中國論“對人民的剝奪”這種罪惡，那麼，國有資產被賤賣，就是大罪惡；人民的勞動成果得不到補償，就是大罪惡。今天，通過政府操縱買賣國有資產的行為，都應該追查——國家當初低價徵購農民的農副產品、低水平付給工人工資等行為是國家對人民的“欠賬”，這種“欠賬”，國家是“認賬的”！認賬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國家歸還”行為的必然存在和必定發生！事實上，職工的勞保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就是一種“國家歸還”，當然，由於“一窮二白”國家的積累需要，“國家歸還”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是不充分的，特別是針對農民的“國家歸還”，則是國家的“大欠賬”——光是從1953~1978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業中獲取資金3376億元，<sup>27</sup>這是同期全民所有制各行業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總數的92%！<sup>28</sup>但是，國家並沒有賴賬！憲法規定：“國家合理安排積累和消費，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其中就含有對“國家歸還”行為的承諾。

然而，一旦國有資產被賣——即使不是“賤賣”，成了某些人的私產，那麼，人民對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就必然失去，國家對全體人民的以往欠賬，就很難再得以償還！

物權法出臺之所以艱難，不是說中國公民的私有財產不配保護、不應該保護，而是幾億對國家作出了奉獻的人們擔心隨著國

---

<sup>27</sup> 馮海發、李澄：〈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數量研究〉，《經濟研究》1993年第三期。

<sup>28</sup> 潘盛洲：《中國農業保護問題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第81頁。

有資產的“易主”，“國家歸還”這一合乎憲法的行為將演變為同樣合乎憲法的“國家無權歸還”！這樣，人民不是白奉獻了？非但白奉獻，有些人的物權之所以得到還是通過大多數人的物權被剝奪而實現的、通過掠奪了大多數人對國家的奉獻而實現的！

當前，我們特別要警惕有人別有用心地將所有的私營業主都拖進“原罪”之列，再鼓動所有的私營業主來反對“清算原罪”，然後他們自己在攪混水後逃之夭夭！

早幾年就有人急不可待提出“不追溯原罪”理論。其實，中國最早的發家致富者並不需要別人為他們來“主持正義”，發家前，他們就是當時的“弱勢群體”，他們才是真正的窮則思變，靠吃苦靠機敏變成了那時人人羨慕的“萬元戶”，他們當然有違規甚至違法行為，但是他們決不會是提心弔膽怕“追溯原罪”的一族。如今，他們的“富”比起當今權力致富者的“富”，早就不值一提。他們還怕什麼“追溯原罪”？

那麼，是誰在怕“追溯原罪”？就是那些利用權力致富者、利用權力貪得無厭者。是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國資變賣中或直接出場、或間接得利。惶惶不可終日的只是他們這些人！憲法物權法關於“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未必能使他們高枕無憂，因為他們今天的“私產”就是昨日的公產——那曾經是全體人民所共同擁有的財產。他們是拿了不該拿的，因此，心總是虛的。所以，是他們在糾纏“原罪”，是他們要把大眾注意力轉移到無謂的爭端，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妄圖逃避對他們“剝奪人民財富”的大罪惡的清算！

## 附錄：馬克思涉及“原罪”的一段原話<sup>29</sup>

---

<sup>29</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24章第一節第二段。

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像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中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於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注定必須汗流滿面才能糊口；而經濟學中關於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麼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第二種人最後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的身體以外仍然沒有可以出賣的東西，而後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例如梯也爾先生爲了替所有權辯護，甚至帶著政治家的嚴肅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華的法國人反復叨念這種乏味的兒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權問題，那末堅持把兒童讀物的觀點當作任何年齡和任何發育階段都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就成了神聖的任務。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鉅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佔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